

东方玉作品全集

彩虹劍

東玉



彩虹剑

东方玉 著

中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五章	烟消人杳	(379)
第十六章	人兽之喻	(408)
第十七章	花粉催情	(432)
第十八章	五台凶僧	(454)
第十九章	扑朔迷离	(490)
第二十章	初显神威	(519)
第二十一章	将计就计	(548)
第二十二章	神功无效	(564)
第二十三章	真假难分	(590)
第二十四章	变生肘腋	(630)
第二十五章	伪选盟主	(669)
第二十六章	纷纷中伏	(685)
第二十七章	恶毒阴谋	(709)
第二十八章	当面许婚	(745)

第十五章 烟消人杳

范子云一眼就认出这两人正是下午在莫愁湖边上遇到的两个女子！

柯长泰双目凝注，凛然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红衣少女躲在绿衣姑娘身后，娇声道：“她是我姐姐，我是她妹妹咯！”

柯长泰明知这两个女子定非寻常人物，但一时却也看不出她们的来历，依然沉声问道：“本座是问你们做什么来的？”

红衣少女站在她姐姐肩后，一双盈盈如水的目光，偷偷的瞟着范子云，抿抿嘴，娇笑道：“梅姐姐是来探望凌少侠的。”

绿衣姑娘双颊登时飞起一片红晕，轻啐道：“你少嚼舌根，是你吵着要来探看另一个人的。”

红衣少女轻轻推了姐姐一把，道：“难道你看到情郎被人家用牛筋反绑着双手，不觉得心疼么？”

绿衣姑娘转过身去，探手朝红衣少女隔肢呵去，口中说道：“你才会心疼了，你再嚼舌根，看我饶你！”

红衣少女急忙后退半步，弯着腰，告饶道：“好姐姐，我不敢了。”

这两个少女当着丐帮四大长老，居然嬉戏起来，虽是一付娇憨模样，但也有旁若无人之感！

柯长泰怒哼一声道：“你们两个女娃儿是从哪里来的，闯

到本帮重地，意欲何为？”

红衣少女道：“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我们是来探监的。”

探监，这不就是说来救人的么？

柯长泰此刻身是丐帮代理帮主，自然不好亲自出手，来对付两个女娃儿，口中洪笑一声道：“果然是奸细，阿洪、阿彪，还不把这两个女娃儿也绑起来了？”

那四个值日弟子，两个押着凌江涛和范子云两人，另外两个口中应了声“是”，大步走出，朝两女逼来。

红衣少女一闪身，挡在绿衣姑娘身前，说道：“梅姐姐，这两个人，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不用出手啦！”一面咕咕格格的道：“你们丐帮讲不讲理，我们只是来探监的，你们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我们姐妹？”

柯长泰喝道：“给我拿下，你们还不动手？”

那两个丐帮弟子又应了声“是”，双双跃出，伸手朝红衣少女抓来。

红衣少女眼波一溜，娇嗔道：“你们谁敢碰我一下？”

两个丐帮弟子伸出手去，看到她娇嗔模样，不由得齐齐一怔，竟然忘了去抓她。

红衣少女两手一分，纤纤玉掌快得有如闪电一般，一下拂在两人手腕上。

那两个丐帮弟子根本没有闪避，这一拂虽轻，他们半边身子，就像触了电似的，再也转动不得！

“兰花拂穴手！”柯长泰淡淡一哼，说道：“你这女娃儿，果然有两下子，但是要到丐帮来撒野，却还嫌不够。”

他目光朝传功长老王镇海看了一眼，示意他出手，去把红衣少女制伏。

眼下这间柴房之内，除了四大长老，只有四个值日弟子

(还有四个执法堂的弟子，守在门外，但两女进来之时，没人阻拦，显然已被人家制住了)。

两个押着凌江涛和范子云，两个(叫阿洪、阿彪的)又被红衣少女“兰花拂穴手”所制。

四位长老之中，柯长泰是代理帮主，连三省是右长老，宋仁民是执法长老，算来算去，自然该由传功长老，王镇海出手了。

要知丐帮传功长老，身份虽高，乃是专教丐帮弟子武功的老师傅，一身武功，自然十分了得，这要在平时，丐帮弟子中高手如云，也用不到他出手了。

传功长老王镇海身子高大，这时耸着那又横又阔的肩膀，走到两人身边，伸出蒲扇大的手掌，在阿洪、阿彪两人肩头各自轻轻拍了一掌。

两人穴道顿解，王镇海低喝一声：“退下。”两名弟子躬身退下。

王镇海朝红衣少女看了一眼，嘿然道：“小姑娘，来，老夫考究考究你的功夫。”

红衣少女斜退一步，披披嘴道：“不来啦，你一大把年纪，还要和我动手，羞不羞？”

她伸出一根玉笋般尖尖的手指，在匀红粉嫩脸皮上括了两下。

王镇海和她又俏又活的眼神一对，忽然间心头不由呆得一呆，感到自己确实不该向她这花朵般的小姑娘出手，但这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王长老在一呆之后，立即口中大喝一声，高大身躯居高临下，右手一伸，五根又粗又壮的手指，屈曲如钩，随着喝声，突向红衣少女肩头抓落。

他这一抓，劲气潮涌，五道凌厉指风，锐利无匹！

绿衣姑娘进入室内，一直没有开过口，这时眼看王镇海出手势道凌厉，不禁脸色微变，喝道：“小心！”

红衣少女披披嘴道：“我才不怕他呢！”

口中说着，一个人却忙不迭的向左闪避开去。

王镇海一抓落空，不觉沉哼一声，左足跟着跨出，身形斜转，左腕疾振，一缕劲急指风，袭向红衣少女胸前要害。

红衣少女身形一缩，又向右闪出，王镇海这一指又落了空。

这下可把王镇海激怒了，一张铜盆似的脸上，气得铁青，沉喝道：“女娃儿，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老夫施展辣手了。”

这也难怪，他身为丐帮传功堂堂主，整个丐帮弟子的武功，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如今他亲自出手，一连两招，连一个小女孩的衣角都没碰到，传出江湖，他这张老脸还往哪里搁去？

只见他喝声出口，身形陡的一仰，全身骨节发出连珠一般暴响，双臂一展，两只蒲扇般的手掌呼的一声，推出一股如山狂飚，骤然汹涌过来！

红衣少女一见来势凶猛，急急又向一旁闪出。

王镇海喉头发出一声沉嘿，左手五指箕张，追击而至，抓向她胸口。

红衣少女心头一慌，急忙向后跃退，一股尖锥般的劲气，从她肩头掠过，觉得隐隐生痛，心头又惊又气，尖声道：“你这老不羞，死不要脸，我可不是怕你……”

在她叫骂之时，王镇海已经连续又发了三抓，每一记都间不容发的被红衣少女在惊险中避开。

要说到武功修为，红衣少女只不过十六七岁年纪，自不能

与丐帮传功长老王镇海相比，她只不过仗着身子灵活，忽左忽右的小巧功夫闪避罢了。

哪知就在红衣少女连遇险招之际，王镇海眼看快要得手，忽地脚下一个踉跄，身子一歪，砰然一声震响，推金山，倒玉柱一般，往地上倒了下去！

这一下直看得柯长泰、连三省、宋仁民三人猛吃一惊！

柯长泰厉喝道：“女娃儿，你如何伤了王长老？”

右手呼的拍出一掌，掌风席卷，盛是凌厉，把红衣少女逼得斜闪出去。

宋仁民立即趁机抢出，把王镇海从地上扶起，只见他双目紧闭，人已昏迷不醒。

宋仁民是丐帮执法堂主，见多识广，一看即知王长老是中了对方迷药，心中不觉大怒，嘿然道：“小丫头，你居然到丐帮来使用下五门的迷香！”

红衣少女讶然道：“谁使迷香来了？哦，他还是你们丐帮的长老？哼，一个丐帮长老，出手这等下流无耻！”

宋仁民道：“若非你使用迷香，王长老怎么会昏迷不醒的？”

红衣少女咭的笑道：“那是因为我衣上薰过百花香精，香气很浓，他多闻了几口，香昏了头呀，这怪得了谁？”

连三省听得心头蓦然一动，问道：“二位姑娘，可是百花帮门下？”

江湖上传说，百花帮的人，衣袖上都薰过一种特制的香料，在和敌人动手之际，举手投足，浓香扑鼻，你只要多闻几下，就会被香气昏迷过去。

只是百花帮在江湖上绝迹已有二十余年之久了，怎会在金陵出现呢？他目光凝注着两人，心中甚觉困惑，暗自忖道：

“她们会不会和金章令主是一起的呢？”

绿衣姑娘显然不愿抖露了她们的身份，不待红衣少女答话，急忙叫道：“五妹，咱们走！”

柯长泰长老大喝一声道：“你们还想走么？”

身形一闪，拦住了去路。

红衣少女道：“梅姐姐，这人横得很呢！”

绿衣姑娘冷冷的道：“不用理他。”

长袖一挥，从她袖中飞出一黑影，朝门口投去。

天风通常都是从小天井吹下来，再从门口灌进屋子，不论你吹什么风，这定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绿衣姑娘这长袖一挥，门口就涌进来一团浓烟！

浓烟当然是风吹进来的，但没有人知道这团浓烟的来处。

烟不但浓，浓得就像一团黑雾，而且扩展得极快，眨眼之间，几乎已把整个柴房，淹没了一半。

烟浓了，当然会呛鼻，但这股浓烟之中，却含着浓馥的花香。

这不是说浓烟有了花香，就不呛鼻，相反的，因为有了芬芳的花香，更觉得刺鼻呛喉，还会使人被烟气薰得流泪！

站在门口不远的绿衣姑娘、红衣少女，早就被浓烟淹没了影子，连捆绑在椅子上的凌江涛和范子云，也一齐被卷了进去。

就因为浓烟扩展极速，根本不容你思考，对面明明站着丐帮的四大长老，（传功长老王镇海尚未苏醒）都来不及出手抢救。

连三省沉喝一声道：“柯兄、宋兄速退，这烟气只怕大有古怪！”

口中喝着，左手抓起王镇海，右手一记劈空掌，凌空劈

出，人却迅疾往后跃退，但因出口门户已被浓烟封住，他只好往室内掠退。

柯长泰、宋仁民看出情形不对，何况方才以传功长老王镇海的功力，只是闻到了对方衣襟上的一点香气，就昏迷过去，对这两个女子，早已存了戒心。

这时眼看黑烟来势迅速，烟气中又含了浓冽的花香，自然更不敢大意，各自摒住呼吸，徐徐地后退，双手齐挥，发出强猛的掌风，横扫过去。

试想丐帮这三位长老，功力何等深厚？此刻联手发掌，罡风如潮，威力之强，有如突发的龙卷风一般。

照理以三人的力道，足可把这团浓烟扫荡开去，或是推出门外，哪知这团浓烟，竟似挂在屋中的一片黑纱，任你掌风何等凌厉，横扫直劈，只能把它震撼波动，无法把它震散。

每一道掌风，撞进彤云般浓烟之中，就如泥牛入海，不见动静。就因为浓烟经掌风震撼波动，反而扩展得更快，三人缓缓后退，已经退到墙角，再无退路！

浓烟、烈香，任你摒住呼吸，一样薰得眼泪直流，睁不开眼来，同时头脑也胀痛欲裂！

柯长泰眼看自己三人被浓烟逼入墙角，退无可退，只得挥手一掌，拍在砖墙上，把墙壁震坍，一阵哗啦巨响，三人才算破壁而出，各自长长的呼了口气。

这一阵折腾，室中浓烟，也随着渐渐淡了下来。

等到烟气缓慢的消失，那两个百花帮的女子已经没了影子，连丐帮重犯凌江涛、范子云二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柯长泰浓眉连扬，怒笑道：“这两个妖女，竟然敢和丐帮作对，宋长老，你立即给我通令丐帮各地分舵，查缉这两个妖女下落，务必追回弑师逆徒，按帮规处置，若有反抗行为，一

律格杀勿论。”

连三省一摆手道：“柯兄听兄弟一言。”

柯长泰道：“连长老，到了此时，你还要庇护逆徒么？”

连三省道：“这件事牵连到百花帮，本帮弟子，能是她们对手么？柯兄这道命令传达下去，不知有多少人要葬送性命，这对丐帮来说，岂非造成一个重大的损失？”

柯长泰道：“依你之见呢？”

连三省道：“依兄弟之见，百花帮既然是重出江湖，她们总有个头儿，百花帮门下劫持丐帮弑师重犯，她们总有个说头，对江湖道义而言，是她们先犯了江湖忌讳，最好先礼后兵，免伤双方和气，自为上策。”

柯长泰哼道：“连长老能见到她们头儿么？”

连三省道：“此时不宜操之过急，柯兄不妨把这件事交给兄弟来办。”

“好吧！”柯长泰点点头道：“目前黄山大会会期已近，兄弟正要赶去华山，这件事就交给连兄处理，不过咱们丐帮丢了人，也不宜过份示弱，连兄也该有个计较，看看需要多少时间？过了期限，咱们就和百花帮公开挑战，理屈在彼，咱们也不用和她们客气了。”

连三省道：“那就给兄弟一个月期限好了，能和她们和解，自是最好，到时盟主已经选出来了，也不妨请盟主持公道。”

柯长泰道：“那就这么办。”

□ □ □

夜雾深沉，山影迷离！

雾中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但看不到人，却可以听到人声！

那是一个娇脆的女子声音，催道：“你们还不快走？”

声音又脆又甜，一半儿埋怨，一半儿娇嗔。

只听一个男子声音粗声道：“你们到底是谁？要在下到哪里去？”

那娇脆声音道：“你不要管，只要走得快点就行。”

那男子声音发怒道：“我不走，你们这不是救我，是在害我，在下这一走，沉冤就永远莫辨了。”

另一个较为清朗的男子声音接口道：“凌兄说得不错，他确实不能走，不走冤情还有洗刷的一天，这一走，他弑师的罪名，就说不清了，就是在下，也……”

那娇脆女子声音没待他说下去，就截着道：“你也帮着他说了起来，哼，不走，不走，再要不走，今晚那几个又臭又老的化子，就要把他大卸八块了，沉冤莫白，他跟阎王呼冤去？梅姐姐是为他好，才插手的，还有你，被人家坑死了都弄不清，如果不把你接了出来，这时早就做了陪斩的啦，真是不识好歹！”

原来他们正是被绿衣姑娘、红衣少女从丐帮中劫出来的凌江涛和范子云。

绿衣姑娘不大喜欢说话，这又娇又脆的声音，正是那个红衣少女！

范子云道：“二位姑娘相救之情，在下自然十分感激，只是这一来，丐帮岂肯甘休？”

红衣少女咭的笑道：“管他呢，这批臭叫化，没有一个好的，他们自己窝里反，硬往人家的头上栽赃，我们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绿衣姑娘道：“五妹，不要说了，这里离金陵还很近，今晚要是没有雾，丐帮的人早就赶上来了，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红衣少女道：“你催我有什么用，人家还不肯走呢？”

凌江涛道：“你们到底要在下到哪里去？在下是丐帮弟子，就算先师遭人毒害，师仇未报，沉冤莫白都不去说他，天涯海角，走到哪里，都有丐帮的人，在下能逃得过么？”

绿衣姑娘柔声道：“凌少侠，你如果不走，令师被人毒害之仇，你能报得了么？你纵然不惜一死，令师岂不也跟着你沉冤莫白了？”

范子云道：“姑娘这话倒是不错！”

红衣少女咭的笑道：“不错就快走吧！”

说话之时，伸过一只又滑又软的柔荑，一把拉着范子云的手就跑，一面回过头来，娇声道：“梅姐姐，你不用和他多说，不会拉着他跑么？”

话声渐渐远了！

绿衣姑娘心头一急，叫道：“五妹，你们慢点走，雾大得很，别走失了。”口中说着，一面低低的道：“凌少侠，我们该快些追上去才好！”

她虽然较为文静，但这一急之下，再也顾不得许多，不由分说，拉着凌江涛就走。

凌江涛到了此时，也只好任她拉着手奔去，口中说道：“姑娘这是害苦在下了。”

绿衣姑娘奔行极快，柔声道：“凌少侠只管放心，贱妾自有计较。”

两人奔行了一会，大雾迷漫，山林间不辨方向，连对面都不见人影，自然没追上前面的两人。

绿衣姑娘急道：“这五丫头任性得很，这会功夫，不知疯到哪里去了？真急死人。”

凌江涛道：“也许雾大，看不见，大概不会跑得太远的。”

两人又奔行了一阵，凌江涛渐渐闻到了一股花香，觉得精

神十分舒畅，越跑向前，花香越是浓冽芬芳！

先前他还以为是绿衣姑娘身上的香气，因为她身上本来就有浓馥的花香，但渐渐感到不对，绿衣姑娘拉着自己奔行，如果从她身上发出来的，就该只有前面传过来才闻得到，但这股花香，却是弥漫在空气之中，到处都有，心中觉得甚是奇怪，忍不住问道：“姑娘，这是什么地方，好像花香得很。”

绿衣姑娘一怔，忽然脚下一停，举头朝四周嗅了嗅，低声道：“快别作声，我们走错路了，赶紧离开才好。”

说完，急急拉着凌江涛回头就走，听她说话的口气，似有惊惶之意！

凌江涛心中暗暗奇怪，忖道：“方才她们两人闯入本帮重地山神庙，她神色镇静，好似丝毫没把四位长老放在眼里，如今闻到花香，却如此惶恐，宁非奇事？”

心中想着，脚下自然跟着她奔去。

月黑雾浓，根本就不辨山径，两人奔行了一阵，但觉山路愈来愈是崎岖，乱石成堆，忽高忽低，甚是难行。

绿衣姑娘本来不大喜欢说话，这会存了戒心，更是一言不发，手牵着手，走得更为急促。

这一阵工夫，算来最少也奔了一、二十里路，但在奔行之间，凌江涛鼻中，又闻到了方才闻到的一股花香，浓冽的香气，好像到处飘浮着一般，心中感到奇怪，正待开口！

只听红衣少女的声音从左边传了过来：“怎么搅的，今晚真是活见鬼了，这地方我们已经走过三次了！”

范子云的声音道：“是啊，我们怎么又回到原地方来了，这片山林大概是圆形的。”

绿衣姑娘听得太急，急忙叫道：“五妹，你不准乱说。”

“啊！”红衣少女喜道：“梅姐姐，你们也来了，这地方好

奇怪……”

绿衣姑娘叱道：“我叫你不许胡说！”

红衣少女拉着范子云奔了过来，说道：“梅姐姐，你怎么啦？”

绿衣姑娘道：“你难道忘了，师傅曾经说过，金陵郊外，隐居着一位本门的前辈，不准我们惊动她老人家的清修么？”

“啊……”红衣少女只啊了半声，就噤若寒蝉，这时如果没有浓雾，她那红馥馥的粉脸，早就煞白了！

范子云低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红衣少女用手指竖在她樱唇中间，低低的“嘘”了一声。

绿衣姑娘悄声道：“我们快走！”

红衣少女悄声道：“我们来回已经走了三转了，就是走不出去。”

绿衣姑娘没有再说话，一个人领头，当先朝前走去。

夜雾低沉，眼前是一片黝黑，对面不见人影，自然无法辨认路径，但他们由绿衣姑娘为首，一行四人，走得十分小心，步步为营，处处留意认定一个方向，摸索着行进。

这样走了足有一顿饭的工夫，凌江涛是丐帮帮主唯一的传人，平日耳濡目染，对江湖上的阅历，较为丰富，这一路行来，觉得四周空气中，一直飘浮着花香。

这等于说自己四人，走了半天，依然还是没有走出绿衣姑娘口中所说她们百花帮一位前辈隐居的范围了！

“莫非这人在他隐居的山林周围，布置了八阵图一类阵势，自己四个误闯进来，被困在阵中了？”心中想着，不由得脚下一停，说道：“二位姑娘，咱们不用走了。”

红衣少女道：“为什么？”

凌江涛道：“因为咱们已经被困住了，就算再奔上一天一

夜，也只是在这块土地上打转，休想走得出去了。”

红衣少女失声道：“这么说，我们真的闯到献花崖来了，梅姐姐，这该怎么办呢？”

她话声带着颤抖，快要哭出来了。

（按献花崖与牛首山，在金陵郊南二十五里，相传谓牛首宜春，栖霞宜秋，因献花、牛首二山，入春万花绚彩，极江南春山之妍，献花岩上有六观亭、观云亭、芙蓉阁、翠微房诸胜）

绿衣姑娘柔声道：“五妹，急也没用，我们又不是有意闯进来的，待会儿见了师伯，她老人家明察秋毫，自然不会为难我们后辈的了。”

她虽在安慰红衣少女，但口气之中，依然带着极度惶恐！

范子云心中暗道：“这人不知是谁，竟使她们姐妹对她这般怕法？”

红衣少女道：“他们两个怎么办呢？”

绿衣姑娘道：“他们两个是外人，并不知道师伯她老人家订下的规矩，师伯自然不会和他们计较的了。”一面又低低道：“凌少侠、范少侠，待会到了谷中，不论遇上什么事，都要忍耐，就算受委屈，也不可出言顶撞，千万要记住了。”

范子云道：“那是为什么呢？难道这里主人，不讲理的么？咱为夜雾所迷，迷失了方向，才会误闯进来，他在山林间布设阵势，应该派人把我们领出去才对！”

红衣少女急得伸手掩住他的嘴唇，轻声道：“范少侠，你不可说了……”

话声未落，突听头顶上有人冷哼了一声！这声冷哼，声音不大，但极为震耳，既似发自头顶，又好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使人捉摸不定！

绿衣姑娘、红衣少女听得心头一紧，不由自主双膝一屈，扑的跪了下去，齐声道：“弟子为夜雾迷失方向，误入禁地，务请师伯垂谅恕罪。”

范子云心中暗道：“难道自己等人，在这里说话，这人住在山谷中，都可以听得到不成？”

只听一个冰冷而娇美的声音说道：“花真真也来了么？”

这人分明还在很远的地方，但却如面对面说话一般！

绿衣姑娘赶紧躬身答道：“回师伯，家师并没有来，弟子和师妹实在是因夜雾迷途，才误闯师伯禁地的。”

那冰冷而娇美的声音又哼了一声，才道：“不用说了，你们可到芙蓉阁来见我。”

绿衣姑娘慌忙躬身道：“弟子敬遵法旨。”

那声音寂然不可再闻，绿衣姑娘才敢直起身来。

红衣少女道：“梅姐姐，芙蓉阁在哪里呢？”

绿衣姑娘道：“我也不知道，但师伯她老人家既然说了，我们自可找寻得到……”

话声甫落，忽见前面不远，在一片黑蒙蒙的浓雾中，出现了一盏红灯，冉冉而行！

红衣少女惊喜的道：“梅姐姐，快瞧，那盏红灯！”

绿衣姑娘道：“我们快走，那是师伯派人来给我们引路的。”一面回过身朝凌江涛、范子云二人低低的道：“二位请跟在愚姐妹身后，一同到芙蓉阁去，方才我说的话，二位务必牢记在心。”

说完，伸手拉着红衣少女，当先行去。

凌江涛低声道：“范兄，看来我们也只好跟去了。”

范子云点点头道：“凌兄说得极是，咱们去看看也好。”

跟着二女身后，一同行去。前面那盏红灯，忽高忽低，好